

# 浅析莫言话剧《鳄鱼》意象

◎ 李思兴

(沈阳音乐学院戏剧影视学院, 辽宁 沈阳 110623)

**摘要:**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于2023年出版了话剧剧本《鳄鱼》,该作品艺术再现了畏罪潜逃至美国的贪官单无憚与妻子、情妇等人的纠葛,最终家破人亡的故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单无憚在别墅里饲养了一条鳄鱼作为情感支持动物,这条具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鳄鱼陪伴单无憚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十年。最终,单无憚葬于鳄鱼之腹。鳄鱼作为这部话剧的中心意象,成为整部话剧的灵魂,本文分析其文学意义。

**关键词:**莫言;《鳄鱼》;意象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9404(2023)25-034-03

## 一、绪论

亚里士多德曾系统地提出了有机统一论。他指出,任何一个文学文本,无论是诗还是悲剧,都必须构成一个完整体,各个部分相互关联秩序井然<sup>[1]</sup>。在有机统一文学观的基础上,德国哲学家尼古拉·哈特曼认为,任何艺术品均呈现为由不同的层次所构成的系统,越是伟大的艺术品其层次就延伸得越深远,但并非每个欣赏者都能达到所有层次,这是一个系统层次文学观的表达。《鳄鱼》里有一个贯穿始终的线索性的意象,即一条奥里诺科鳄鱼。可以说,这是整个文本系统里的特殊层次,也是莫言创作该剧的独到之处。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一些重要的意象或意象群对整个剧情的氛围和主题的构建发挥着关键作用,例如《李尔王》里的猛虎、泉獾、豺狼等一系列意象是以动物喻人。《鳄鱼》里的鳄鱼不仅如此,它还是一个多样态的中心型意象。更重要的是,《鳄鱼》这部话剧里的鳄鱼意象被赋予了时代性的意义,它与探讨贪腐这一主题相关。在这部四幕九场的戏剧中,鳄鱼意象持续存在,它的意义也随着剧情发展而逐步扩大。意象在剧情层面发挥着作用,是剧情的一部分,营造了剧情的氛围,推动了剧情的发展。同时,意象与剧情相结合,参与了戏剧主题的构建,它的意义在文本系统里也呈现出多个层次。

## 二、鳄鱼意象的象征意义

剧中专做观赏鱼生意的老黑给单无憚送去了一条原产于南美洲的奥里诺科鳄鱼。老黑告诉单无憚:如果把鳄鱼养在小柜子里,十年后它也是这么大;如果把它放到鱼缸里,三年后即可长成一条巨鳄;一天喂鳄鱼三次也撑不死它,一个月不喂也饿不死它;鳄鱼蛋是不分公母的,同样一个蛋,孵化时的温度超过了31℃,就是公的,低于31℃,就是母的<sup>[2]</sup>。鳄鱼独特的习性让单无憚很感兴

趣,于是将鳄鱼留了下来,饲养在家中。莫言在后记《心中的鳄鱼》里解释道:“若是单纯讨论贪官问题,我觉得这个剧本还缺少一个真正的灵魂,或者说缺少一种超越题材的象征性的东西。后来,我从邻居家一个养爬行动物为宠物的小伙子那儿,知道了鳄鱼的独特习性,以及它的身体的生长与环境制约的密切关系……它的生长规律,与人的欲望何其相似。”莫言在2010年的东亚文学论坛上,曾就人类的欲望问题做过一次演讲。他认为,人的欲望就像鳄鱼一样,如果有足够的空间和营养,便会快速生长。在该部戏剧中,决定鳄鱼生长快慢的是饲养它的环境空间限制程度;在现实中,决定贪官贪腐程度的是他掌握权力的大小与制度对权力的限制程度。鳄鱼独特的生长规律与人类欲望膨胀的心理规律以及官员贪污腐败的社会规律存在抽象的同一性。这种天然的象征层面的文学价值是鳄鱼这一意象的基础性意义。由此可以知道,莫言将鳄鱼的象征意义视作这部戏剧的灵魂。

## 三、鳄鱼意象是双重喻体

**无憚** 坦率地说,吴老结这头鹿还是有能力的,只可惜他睡了不该睡的女人,而且用错误的方法,把一个淳朴的农家女子,培养成了一条贪得无厌的鳄鱼,然后又以最糊涂的方式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这条鳄鱼。其实,既然连炸弹都敢往女人车上装,还有什么好怕的?

鳄鱼既是欲望主体的喻体,又是欲望本身的喻体。这不仅体现于戏外作者的创作意图,而且体现于戏内的人物思想塑造。单无憚将吴老结的情妇雷桂香比喻成一条贪得无厌的鳄鱼。这里的鳄鱼是欲望主体的喻体,是形容欲求不满又具有侵略性的人。

**瘦马** 现在,你的心中,你的眼睛里,只有这条鳄鱼,是吗?

**作者简介:**李思兴(2002—),男,辽宁葫芦岛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戏剧影视文学。

**无悻** 真的很抱歉,但确实如此。随着它的日渐膨胀,我的心就像这个鱼缸,即便还有一点空隙,但也被它的体液、气味所充斥。

**瘦马** 其实我与他很像,我们性格中都有一种毁灭一切的疯狂,我们心里都养着一条鳄鱼。

除了常规的喻人作用外,鳄鱼也作为一个心理层面的喻体出现。单无悻说自己心里养着一条鳄鱼,马绣花说她和单无悻的性格中都有毁灭一切的疯狂,心里都养着一条鳄鱼。这里的鳄鱼用来比喻人心中的一种形而上的概念——欲望。当欲望主体产生自省意识,去观照内心、审视欲望,这时鳄鱼就作为欲望的喻体而出现。同时,单无悻作为欲望主体在观照内心时,甚至以鳄鱼为喻体敏感地形容出欲望在自己心理空间中占据的位置以及存在的状态。

#### 四、鳄鱼意象与戏剧人物

**无悻** 老黑,立刻去定制一个大鱼缸,我要亲眼看着它由一米多长到两米多。

**无悻** (对老黑的背影喊)你搞点有营养的东西来,我希望能看到它尽快地长成一个庞然大物。

**无悻** 我内心深处有两个执着的声音在召唤着我,一个喊:让我研究鳄鱼,让我观察鳄鱼,让我明白上帝为什么要创造出这样一种生物……一个喊:打死它,打碎它的脑壳,让它停止生长……

**无悻** 联系那个老黑,让他带人来,把他(指柜中鳄鱼)移到那个(指大鱼缸)大柜子里去。

[幽暗中,大鱼缸里发出水花迸溅的声音,似乎有庞大的物体从鱼缸中跃出。当然,这一切也都可以理解为幻觉。]

**无悻** 你已经跃出了大鱼缸。因为这鱼缸还不够大,它限制了你的生长,你膨胀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你想到游泳池里去,那也不够大。你应该到湖泊里去,到江河里去,到荒草连天的沼泽里去。那里有足够宽敞的空间供你膨胀;那里有丰富的食物,可以满足你野蛮生长的身体的营养需求,蛋白质、维生素、脂肪……

单无悻一直在给鳄鱼提供更大的生长空间和更多的食物,最终让这条鳄鱼从一条三十厘米长的小爬虫,长成了四米长的庞然大物。单无悻“养大鳄鱼”的意愿很强烈,但他的主观意识不是线性的,而是有波动的:一开始单无悻的兴趣被鳄鱼吸引,要研究鳄鱼;后来他要求给鳄鱼更大的空间和营养的食物,要看着鳄鱼长得更大;再后来他的主观意识有了波动,产生了一个矛盾的想法——既想饲养鳄鱼、研究鳄鱼,又想打死鳄鱼,让鳄鱼停止生长;在产生这个意识波动后,他仍听从了黄大师的话,要给鳄鱼换更大的鱼缸;最终,当长成庞然大物的鳄鱼跃出鱼缸,单无悻意识到——鳄鱼膨胀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鳄鱼应该到湖泊、江河、沼泽里去,那里有足够的

空间和食物。单无悻作为欲望主体,一直在放纵欲望膨胀,虽然在放纵过程中也产生过遏制欲望的念头,但这念头一闪而过,未付诸行动。

**无悻** (问老黑)如果有充足的鱼和肉供应着,它还会吃人吗?

**老黑** 我想应该不会,我听我爷爷说,虎和狼只有饿了才会吃人,鳄鱼应该也这样。

**老黑** 我估计,它将长到五米。当然,必须保证有充足的食物供应,最好是活鸡活鸭活兔活猪。

**无悻** 活人呢?

**老黑** 老爷又玩黑色幽默了。

**黄大师** 客从来处来。鳄鱼还吃水果?

**无悻** 来此有何贵干?它更喜欢吃人。

**黄大师** 为主人消灾避祸。人也可以吃它。

**无悻** 鳄鱼君,我养了你十年,眼见着你从一条三十厘米长的小爬虫,长成了四米长的庞然大物。原来我可以轻松地捏死你,现在你可以轻松地吃掉我,你就是我的欲望,我的欲望就是你……

值得关注的是单无悻对“鳄鱼吃人”的认识变化过程:一开始他认为有充足的鱼和肉供应,鳄鱼就不会吃人;后来他试探地询问——除了活鸡活鸭活兔活猪,能否用活人喂鳄鱼;再后来他笃定地认为鳄鱼更喜欢吃活人;最终他发觉——他养了鳄鱼十年,鳄鱼从一条三十厘米长的小爬虫,长成了四米长的庞然大物,原来他可以轻松地捏死鳄鱼,现在鳄鱼可以轻松地吃掉他。鳄鱼是欲望的象征,鳄鱼长得越大,其食量和食欲也越大,吃人倾向也越明显。这一认识变化过程反映了欲望主体对欲望危害性的认识变化过程。欲望越是膨胀,越是难以满足,危害性越大,最终将欲望主体毁灭。除了《鳄鱼》里的鳄鱼之外,值得提起的是莫言的长篇小说《酒国》里也有一个很特殊的意象——肉孩。烹食男婴的意象揭示出吃人的社会现实,又有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因素。《酒国》中的食婴,是为了美味享受,是享乐主义的穷奢极欲,是对消费主义时代腐败现象的针砭<sup>[3]</sup>。用同一性的观点看问题,《酒国》和《鳄鱼》讲述的都是吃人的故事。如果说《酒国》里的腐败官员烹食男婴是社会层面的“人吃人”,那么《鳄鱼》里的单无悻最终葬身鳄鱼之腹就是人性层面的“欲望吃人”。可以说,在莫言的文学世界中,贪腐意味着吃人。膨胀的欲望让欲望主体成为贪腐主体,贪腐主体是吃人的主体,同时欲望本身也是吃人的,当欲望膨胀到某一程度,就连它的主体也会被它所吞噬。与“鳄鱼吃人”相对立的概念“人吃鳄鱼”则在剧中隐含的语境里被赋予了一个意思——为主人消灾避祸。欲望本身是能够危害欲望主体的,但欲望主体也能遏制欲望,消除欲望,消灾避祸。

**无悻** 好,太好了,其实,你最好睡到鳄鱼柜里。

巧玲 你想让鳄鱼吃了我？

无悛 也许是你吃了鳄鱼。

巧玲 你休想！我就睡在柜子前。我会帮你喂鳄鱼，让它快快长大，把这个鱼缸撑破。

戏剧里利用鳄鱼意象还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他人的作用能影响到欲望主体的欲望的消长。正如单无悛让吴巧玲睡到鳄鱼柜里，戏称吴巧玲可能吃了鳄鱼，这象征了他人的作用可以遏制欲望主体的欲望膨胀；但吴巧玲表示自己会帮单无悛喂鳄鱼，让鳄鱼快快长大，将鱼缸撑破，这象征了他人的作用也可以促进欲望主体的欲望膨胀。

鳄鱼 可惜可惜，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我们都是欲望的奴隶。

无悛 天哪，你都会写打油诗了。

鳄鱼 如果我吃了你，就等于吃了我自己。

无悛 如果你吃了我，我们就合二为一。

剧情之中，牛布在唐太太的鳄鱼出版社出版了一部以“鳄鱼”为名的书，这本书的内容写的就是单无悛，书里甚至编排单无悛试图与鳄鱼交配。而后，单无悛得知自己主持修建的青云大桥坍塌，罪责难逃，在牛布的游说之下，同意戴上鳄鱼枷，与牛布一起搞行为艺术。单无悛给自己起了一个艺名叫鳄梦，声称那个负责过大桥工程的市长已经死了。现在，在单无悛的躯壳上，一个行为艺术家借它还了魂，他的名字叫鳄梦，鳄鱼之梦。在单无悛即将葬身鳄鱼之腹时，他与鳄鱼有一段对话，说明了单无悛与鳄鱼的一种关系：单无悛就是鳄鱼，鳄鱼就是单无悛；鳄鱼吃掉单无悛就是吃了它自己；单无悛被鳄鱼吃掉，就与鳄鱼合二为一了。这些情节给单无悛与鳄鱼创造了一种联系，让单无悛变得越来越像鳄鱼。从被写到鳄鱼书里，到戴上鳄鱼枷，起名鳄梦，再到最后葬于鳄鱼之腹，与鳄鱼合二为一，这象征了欲望本身是一条鳄鱼，欲望主体在放纵欲望膨胀的过程中，也会逐渐异化，越来越像一条鳄鱼。当欲望这条鳄鱼要吞噬主体这条鳄鱼时，欲望主体也就和自身欲望达到了“合二为一”的境地。

### 五、鳄鱼意象与戏剧道具

[四个工人，其中一个黑人，一个拉美人，两个亚洲人。四人抬上场一个棺材形状的无盖透明柜子。]

[黑人用洋泾浜英语指挥着工人。]

无悛 虽然是个鱼柜，但完全可以当棺材使用——好像是为我度身定制的嘛——帮我预备个盖子。

剧中饲养鳄鱼的容器，从小鱼柜换成了棺材形状的大鱼缸，似乎暗示了单无悛葬身鳄鱼之腹的结局。这里

还有一个隐喻：棺材既有“升官发财”的谐音口彩，也是入殓死人的寿材，用“棺材”饲养鳄鱼，即是用棺材盛放欲望。“棺材鱼缸”作为戏剧道具，令“死亡”与“欲望”这两个概念建立起联系。

无悛 把鳄鱼枷给我戴上。

[牛布、灯罩帮无悛戴上枷。]

无悛 (狂笑) 很合适啊，看来你们把我脖子的粗细都量过了。(走近鳄鱼大柜) 鳄鱼，原来我是你的肉体，你是我的灵魂；现在，你成为我的枷锁，我成为你的奴隶。

戏剧里出现了一个独特的道具——鳄鱼枷，顾名思义，鳄鱼形状的枷锁。牛布希望让单无悛戴上鳄鱼枷跟他和灯罩一起全球巡回表演行为艺术，又告诉单无悛曾由其主持修建的青云大桥坍塌了，这时回国自首就是去送死。在这里，“鳄鱼”这一意象与“枷锁”这一物品组合在了一起，变成了鳄鱼枷。枷锁作为文学意象的属性也联系到了鳄鱼这一意象上。枷锁是禁锢人的，鳄鱼枷象征了欲望本身在一定情况下会像枷锁一样对欲望主体的自由产生禁锢。

### 六、结论

莫言敏锐地发掘出鳄鱼身体生长与环境制约的密切关系中的文学意义，将鳄鱼作为一个关键意象，编写出一部探讨贪腐的话剧。在这部四幕九场的戏剧中，读者可以具象地看到单无悛对待鳄鱼的主观意识以及相关行为的变化过程。将整个文本视作一个系统，从鳄鱼意象的角度能解读出一系列层次：在《鳄鱼》后记《心中的鳄鱼》一文里可以找到莫言以鳄鱼为意象的来龙去脉。鳄鱼既是欲望本身的喻体，又是欲望主体的喻体。视单无悛为欲望主体，视鳄鱼为主体心中欲望的喻体，主人公单无悛与鳄鱼的关系发展到最后以单无悛豢养鳄鱼却葬于鳄鱼之腹为结局，这体现了欲望主体放纵欲望，最终被自身欲望所毁灭的哲理。视单无悛为鳄鱼，也能深刻地揭示出贪官的内在形象特点。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还能发现《鳄鱼》与《酒国》存在微妙的互涉性，能发现“鳄鱼枷”这样的文学意象。此类文学意象是由基础性意象连结而创造出的新意象，新意象里的新意义则成为构建戏剧主题的一部分。

### 参考文献：

- [1] 周宪. 文学理论：从现代到后现代[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
- [2] 莫言. 鳄鱼[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3.
- [3] 张学军. 多重文本与意象叙事——论《酒国》的结构艺术[J]. 东岳论丛，2016，37(1)：86-93.